

迎建党百年

◎黑桂枝(河南平顶山)

喜逢建党期颐年,镰刀斧头旗帜鲜。
历尽风雪沧桑路,东方雄狮不再眠。
红船精神光芒耀,工农当家舞翩跹。
今览祖国披锦绣,恩泽惠及民心甜。
牢记使命终不渝,重温誓词忆先贤。
举国欢腾庆华诞,党旗飘扬万世传。

人生百

老家已不是儿时模样

◎邱利刚(河南平顶山)

母亲每年都要回老家住上一段时间。周末,我带着妻女回去探望,母亲提前在村口等候。

下车后,女儿与母亲在健身广场上玩耍。母亲说,晚上这里最热闹,有跳舞的、健身的、围坐一起唠嗑的……

我默默观察着这个熟悉而陌生的小村庄。广场后面是一排排的小洋楼,再往东是几栋楼房。原本回家的土路修成了柏油路,下水道连着各家各户。之前除了横穿村庄的省道,没有一条柏油路,遇到下雨天必须穿胶鞋。现在家乡3公里长的中心街上,车辆往来如梭,太阳能路灯矗立路旁,地砖铺设的人行道干净整洁,鳞次栉比的商铺门头牌匾规格统一,花带中花木苍翠,满眼是绿……

在我默默观察时,发现有人从车里面盯着我看。四目相对,虽然多年未见,但我还是一下子就认出了发小。他和孩子一起下车,我们拥抱在一起。发小穿着考究、满脸笑容、举止洒脱,与儿时印象中穿着破烂、畏畏缩缩的样子判若两人。发小这几年在外面做生意发了,他指着广场旁边一排排小洋楼说,几年前新农村建设,他买了一栋小二楼,带装修花了三四十万元,院子是花园式的,还有专门的车库。

望着十字路口一排排小洋楼和道路两旁一家挨一家的商铺,我陶醉其中。十字路口卖熟食肉的老大哥已从小年轻变成了中年大叔,家里盖起了小洋楼,儿子结婚,他又在县城买了三居室和轿车。

想想自家,从串房檐住到“里生外熟”的瓦房,再到平房、小二层楼,住房条件也在20年内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母亲告诉我,老村已连接新村管道,接通了天然气。我突然想起儿时烧着玉米秆、劈柴煮红薯玉米糝,点着麦秸秆烙馍,围着煤炉烤花生、剥玉米粒的日子。那时,对着灶火口吹气点火,经常被呛得两眼流泪。

女儿翻箱倒柜找到我初中的合影照,一眼就认出了我——蓝色中山装、黑色布鞋,平头至今没有变。女儿看看我现在的穿戴,摸着鼓起我的肚脐,调侃道:“还是现在爸爸穿短袖、牛仔裤的样子帅气些。”

看到院子里的落叶,我开始打扫卫生,然后提着装满垃圾的铁桶来到河边准备倒掉。曾经家家户户的粪坑不见了,敞口垃

圾池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环保垃圾桶。现在垃圾清运统一管理,河道两边不断升级改造,还装上了栏杆,俨然一道风景线。

下午临返程时,母亲准备了玉米糝和红薯。沉甸甸的玉米糝,宛如一粒粒金沙堆积在一起。我不禁想起了2000年大学毕业那年,家里玉米就要收了。那天天还没亮,我就下地了。等到亲戚朋友来帮忙时,我已经砍出来一条能过拖拉机的小路,衬衣湿得能拧出来水,手磨出了血泡,脖子和脸上都是泥土和玉米须。我顾不上休息,便和大家一起掰起了玉米。两天后,由于脱水严重,我发起了高烧,不得已到诊所挂起了点滴。

随着多功能联合收割机的使用,麦子和玉米棒直接装起来拉走。打玉米时,将玉米棒放进机器里,玉米芯和玉米粒就被完整地分成了两大堆。从机器流出来哗哗作响的玉米粒,像断了线的黄珍珠。大型的犁地车足有两米高,启动后尖刀深深地扎进土里,翻开的泥土像翻滚的波浪在不断延伸。等车子开回时,把前面的漏斗打开,化肥一股脑地从斜坡里滚出来,像无数颗小冰雹纷纷落下。麦秸秆被打捆拉走再利用,玉米秆青贮,旋耕机随后跟进作业,将秸秆碎屑翻埋入土化为肥料,既环保,又高效。

装备升级后,“三夏”变“两夏”,一体化的收割播种和机械化管理让老百姓深切感受到了新农村带来的变化。短短几年时间,土地流转、补贴返租,使人们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从事其他产业活动,务农打工两不误。

坐在返程的车上,看到老家周围办起很多企业,逐渐形成了农副产品加工产业集群,我心里很敞亮。这些企业提供了就业岗位,村民不用外出打工,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

现如今,老家游园广场临东而建,设施齐全;植物园区花香四溢,竞相绽放;水泥路硬化到家家户户门口,电动车、小汽车已不是新鲜物;楼房随处可见,瓦房逐渐淡出了大家的视线。不见炊烟起,也闻饭菜香,老家生活逐渐进入“城市”时代,自来水、天然气已接入家家户户,幸福指数芝麻开花节节高……老家人民的惬意生活,令我这个从农村走出的城市人好生羡慕。

妹妹的新凉鞋

◎张军霞(河北巨鹿)

那年我12岁,妹妹才5岁。

有一天,我带妹妹到邻居家去找小玲玩。小玲兴奋地抬着脚:“看啊,我的新凉鞋!”那双新凉鞋是浅粉色的,鞋带上有一只淡蓝色的小蝴蝶。“好漂亮的凉鞋啊,我也想要!”妹妹的眼睛盯着小玲的双脚挪不开了,小声嘟囔着。

小玲的妈妈笑了:“你妈不会舍得买吧?这双鞋花了我五块钱呢!”妹妹听到这话,泪水滚滚而下,望望那双新鞋,再望望我,那样子别提多可怜了。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勇气,大大方方地对小玲妈妈说:“我会买的,我妹妹也会穿上这样的新凉鞋!”

说完,我带着妹妹转身回家,对母亲说:“前几天说要买的那本字典,先不买了,我可以跟同桌用一本,把我买字典的钱给小妹买双新凉鞋吧,就小玲穿的那种。”母亲正忙着做饭,她头也不抬地说:“自己有本字典,识字多方便,将来你用不着了,还可以给妹妹用,买不买新凉鞋又有什么关系呢?小玲的爸爸是吃公家饭的,咱们怎么能跟人家比呢?”妹妹听到这里,哇哇大哭起来:“我要新凉鞋,我就要新凉鞋!”

我知道母亲的难处。那时候,她身体不太好,经常需要打针吃药,家里的收入全指望父亲帮亲戚家打点零工,能供我们上学就不错了,哪有闲钱买新鞋?我给妹妹擦擦眼泪,领她到院子里玩。“你信不信姐姐能给你买双新凉鞋?”我悄声问。妹妹摇摇头又点点头。我下定决心,自己赚钱给妹妹买双新凉鞋。那时我们的学校面临拆迁,新学校还没有建好,我听同学说过,到新学校那边去帮忙干零活,比如搬砖头、种树,每天可以挣到几角钱或一元钱。

从第二天开始,每天放学我都会去新学校那边干零活。晚上躺到被窝里,肩膀因为挑土被勒得生疼,甚至磨破了皮儿,疼得我睡不着觉,却不敢让母亲发觉。有时,我帮着工人搬砖,手上磨出了血泡,回家吃饭时都要尽力缩着手,不敢让母亲瞧见。

有一天我正在搬砖时,被正巧路过的小玲妈妈看见了,她回去之后就对我的母亲说:“你家小妮儿这么小就知道赚钱了,你将来就等着享福吧!”母亲正在做晚饭,她摘下围裙就往学校跑,一看到我就生气地质问:“谁让你到这里来干活的?咱们家可没指望着你赚钱吃饭呀!”说完,她拽着我的手就往回走,我忍不住哎呀一声,母亲低头看到我双手都是血泡,眼泪刷的下来了,我也哭了:“我再干两天就好了,我就快攒够钱给妹妹买新凉鞋了……”第二天,母亲就带着我和妹妹到镇上去买新凉鞋了,我们姐妹俩一人一双,尽管那时候夏天已经接近尾声了,我们还是开心得不行。

多年后的一个夏天,我和小妹一起逛街。她忽然说:“姐,我想给你买双凉鞋。”我笑了,一下子想起了当年的往事。原来,妹妹跟我一样,也没有忘记当年那双新凉鞋。那天,我们买了同款凉鞋,一起漫步在小城街头,仿佛一步步走回了童年的温馨时光……